

◆ 品味乡村

油菜历来深受农人的器重。同时，它“凌寒冒雪几经霜”而顽强生长的精神也赢得人的称赞。

“寒露油菜霜降麦。”寒露季节油菜开始播种，立冬前后移栽。油菜成活生长之时，正是百草枯黄、万木萧瑟之际。然而，油菜与小麦一样，不惧严寒，生机勃勃。

冬日田野，“霜降杀百草”。油菜置于其中，显得格外葱郁生气。油菜田旁是麦地，麦苗呈墨绿色，与麦苗相比，油菜之绿色显得有些淡淡。一淡一浓，组成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。

走近观看，油菜老叶被寒霜刷上了淡淡的乌红，像秋天的霜叶。冬日阳光暖人，也暖油菜，油菜便长出了片片新叶。新叶嫩绿绿的，在阳光照耀下油光发亮。一株株油菜像枝繁叶茂的绿树，密密长在田间，像是给田园盖上了绿被，让人难以看到田土。

冬日油菜田是一片静谧。秧亩迁至小河越冬去了，田里听不到它的歌声。田蛇、田蛙等正在冬眠，自然见不到它们的踪影。不过，时有山禽山兽打破油菜田的静寂。野鸡喜欢在油菜田旁边或引吭高歌，或翩翩起舞；山雀喜欢在油菜丛钻来钻去，寻觅食物；野兔喜欢在厢沟里蹦蹦跳跳，但不食油菜。

下雨了。一颗颗雨粒落到油菜叶上，亮晶晶的，打着滚儿，落到地上，滋润着油菜根系。油菜田沟畅通，暗水自滤，明水自流，沟中无渍。

下雪了。飞落的雪籽打在油菜叶上，发出叮叮的响声，如同发出美妙的琴声。雪籽在叶面打着旋儿，或留在叶面上，或从叶缝里蹦跳至田土上。一株株油菜边招手边微笑，迎接雪籽到来。一朵朵雪花慢慢飘落下来，如同白色的春花吹落而下。雪花落在油菜面叶上，如同露珠见了强烈阳光，很快就消失了。不大会儿，雪花纷纷扬扬下来，油菜便渐地戴上了白帽。雪愈下愈大，油菜田渐渐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。田间变得更加静寂。侧耳倾听，只能听到雪花“啾啾啾”的响声。“雪被”愈来愈大，“雪被”之下，油菜暖暖烘烘。

雪后的油菜田迷人。油菜叶子镶上了闪闪发亮的银边，枝杆上挂着冰珠子，像是晶莹剔透珍珠。田沟里的冰花，粉妆玉琢，千姿百态。

太阳出来了，阳光暖暖地照着。田里厚厚的“雪被”开始变薄。“雪被”下雪水暗流，如同蚯蚓蠕蠕动。“雪被”下的油菜，吱吱吱吱地翻动身，“咯腾”一声昂起头，顶破了“雪被”。于是，白茫茫的田园渐渐冒出丛丛油菜新绿。田沟冰花之下，雪水缓缓流动，冰花变形，渐渐消失。

“冬水是油菜的命”。冬日油菜，有雨雪的滋润，有暖阳的哺育，向寒而生，凌寒而长，勃勃生机，一派盎然。待到春风春雨时，它将是“一带春雨晴，满地菜花吐。”

凌寒冒雪冬油菜

□ 江旺明



水乡人家。

李海波 摄

口颐之福

我家情怀菜雪里蕻

□ 夏学军

雪里蕻在我心里，是一道情怀菜，好吃又好看。小的时候，一厢情愿地认为雪里蕻的“蕻”就是“红”字，后来才知道，蕻，是一种植物。

新鲜的雪里蕻真是好看，碧绿柔软的身姿，修长的体态，在秋风中无声吟唱，犹如君子，玉树临风，傲然挺立。它被父亲用自行车驮回家，结结实实一大捆，然后奶奶和母亲就忙活开了，先是晾晒，搭在小院的木栅栏上，天气好的时候只需三天，秋风吹皱了叶子，身姿更柔软了，软塌塌地趴在木栅栏上，让人心生怜惜。

接下来就是全家总动员时刻，腌制雪里蕻啦！父亲洗净大缸，母亲和奶奶洗菜，一层菜一层盐地码到大缸里，我和弟弟最开心，跳进大缸里使劲儿踩，因为奶奶说了，菜要码得紧实才好吃，我俩又笑又闹，把这当成了一场有趣儿的游戏。满满地一大缸菜制作

好了，父亲有如大力士一般，倾斜大缸，转动缸底，一点点把它挪到下屋里，接下来只需耐心等待，便可吃了。

雪里蕻，必定是要和雪有关，雪花纷纷时节，打开大缸盖子，一层薄薄的冰碴晶莹剔透，轻轻敲碎，捞出雪里蕻，抖落冰碴，脆生生的手感，雪里蕻已经由翠绿变成深绿，仿佛少女的蜕变，沉浸了光阴之美。

奶奶是烹饪雪里蕻的高手，全家人最爱那道朴实无华的雪里蕻炖豆腐。雪里蕻加入清水浸泡至味淡，切成寸段，热油爆香葱姜、干辣椒丝，放人雪里蕻，“吡啦”一声，简直是听觉上的盛宴，炒软后加入清水，然后再放人切成大块的豆腐一起炖。大火炖开小火慢炖，半个小时后，见证“奇迹”的时刻到了：揭开锅盖，一股扑鼻的清香，汤色浓深，菜软烂，特别是软嫩的豆腐，吸足了滋味变成了蜂窝状，同时还

沾染了一身绿，别提多好看了，咬上一口咸香共济，美呆了。

这道菜里的豆腐绝对好吃过雪里蕻，所以父母和奶奶，总是把豆腐拨到我们仨碗里，也把雪里蕻最嫩的叶子部分夹给我们吃，米饭再泡上汤汁，绝美的滋味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奶奶去世后，母亲同样把这道菜演绎得出神入化，恍惚之中奶奶从未离去。不同的是我们长大了，我们把豆腐拨到父母的碗里，“命令”式地说：“牙口不好多吃些软乎的，豆腐还补钙呢。”我们好像互换了位置，应验了那句话：你陪我长大，我陪你到老。

历历在目的往事，回忆起来温馨如昨。如今生活好得每天都像过年似的，但我还是忘不了这一口儿，就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每年都腌制些雪里蕻，既是感谢季节的馈赠，也是家风的传承。

火车

□ 文博

将无尽的宿命轮回于铁轨
茫茫荒野昼夜都有你忙碌的身影
宛如承载着生活的重负的父亲
在田埂上奔跑呐喊
如弓绷紧的车身提着车灯
释放着体内的不安与轰鸣

候车厅疲惫的灯光有些灰暗
很像我的老父亲的眼神
垂头在暗淡的灯影下
劳碌了一辈子 今夜
回到了人生的终点站
荒野上小小的黑土堆里
他的铁骨
被风雨敲打得铮铮作响

新河村画室

□ 洪佑良

新河村画室的画工
就是后山的农民
刚刚刨过地的手
生着厚厚的老茧
像极了画上那些岩石

点染。勾勒。揉皴。
画笔比锄头更轻便
挥洒之间却格外沉重
一不小心滴下一滴浓墨

你停下手中的画笔
看渐变的黑色慢慢洇开
成为一只骄傲的雄鹰
成为一条潭中的游鱼
成为女儿渴望的眼睛
恍惚之间你也成为
画中那一朵盛开的玫瑰

足球赋

□ 袁方明

绿茵世界，足坛风云，视听盛宴，齐乐共享。世界第一运动，梦想在这里实现，激情在斯处张扬，生命在此刻芬芳。

足球历史，源远流长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国临淄，蹴鞠风行天下；充气为球，使满而不溢；鞣皮为革，致圆而因方。齐鲁云社，聚众追逐；山岳正寒，跑马疯狂。绣球高抛，促才子佳人妙合天作；马球腾飞，助军民黎庶之马壮兵强。殆乎近世，因革变化，现代足球始生，肇乎英伦三岛；及乎新纪，沿袭创新，传乎全球城乡。绿茵场上健儿，英姿飒爽。

各国风格，华丽绽放。速度与技战术相融，激情与智勇力相长。南美足球桑巴舞，精妙绝伦，艺术足球翻出新花样；足球故乡英格兰，细腻精准，现代足球成熟又成长。德国战车摧枯拉朽，驰骋风云激荡；荷兰橙军所向披靡，成就无冕之王。法兰西激情浪漫，阿根廷快捷朴实，巴西人灵动洒脱，亚细亚鏖战拼抢。西班牙团队配合，葡萄牙个人突破，意大利防守反击，乌拉圭野性粗狂。中华蹴鞠曾经辉煌，否极泰来，踴厉勇毅，春山可望！足坛风云际会，绿茵英雄辈出，代代球星群英荟萃，足球精神光大发扬。

四年一度，战鼓擂响。备战集训，厉兵秣马，跃跃欲试，摩拳擦掌。激情似火，澎湃似水，坚毅如钢。运筹帷幄，双方斗智斗勇，血脉偾张；排兵布阵，两军相交相接，群起激扬。锣鼓喧天，旌旗飘荡，哨声高鸣，惊艳出场。直接打法，不变应万变，攻则全动，守则全防。带球过人如入无人之境，长传突破似进乌有之乡。传球接球如草灰蛇线，交叉换位似猛龙过江。说时迟，金钩倒挂，鱼跃龙门，补位穿插突破禁区；那时快，下底传中，凌空抽射，单刀直入直刺“胸膛”。伏击战遭遇战，战战有看点；诱敌计空城计，计计有杀伤。对阵对垒，见招拆招，棋逢对手，将遇才良。仰手飞猿，俯身马蹄，凌波微步，剑影刀光。呐喊助威，人声鼎沸，酣战胶着，万人空巷。跌宕起伏，环生险象，欢呼雀跃，黯然神伤。一朝进球门，千人齐呼喊；梅花开二度，万人近疯狂。势如破竹，揭幕首战旗开得胜；曲终人散，小组淘汰各有彷徨。半决赛前，看几家欢乐几家愁；终决赛后，又花开花落欢和怅。

噫！小足球，大世界，连你我，惠列邦。以小观大，小足球连接寰宇大世界；以大观小，世界杯见证生命真辉煌。聚人心，促进团结之友爱；广合作，点燃和平之光亮。以球交友，斯乃无硝烟之战场；以赛联谊，亦为敞交流之心房。生命在于运动，运动促进交往，交往有助融合，融合带来分享。激情不灭，人生不老，足球永在，生命在场。足球精神在，青春不打烊！强国有我任，豪迈铸辉煌！



近日，航拍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湫山乡“四好农村路”景观。近年来，仙居县坚持党建引领“四好农村路”2.0版建设，大力推动乡村交通网络建设，形成城乡互通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格局，有力带动农产品流通和全域旅游发展，助力山区县群众实现共同富裕。

陈月明 吴林武 摄

百姓记事

世间之事，常在于心

□ 潘玉毅

世间之事，常在于心，心就像是一面镜子，会照出世界在你心中的样子。

以时节为例，春季三月，植物疯长，当一个人的心上住着一个春的时候，遂有“心野”“春心萌动”之意。与之相应，秋有离别的寓意，也是暮年的象征。当一个人的心上住着一个秋的时候，就会忍不住泛起离愁别绪。

当这个心立在秋的旁边时，又成了怅然的愀。此时，眉间的深锁不只是神情的流露，更是一种扎根于骨子里的心绪。

人有时候当真是很矛盾的。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心有不甘，可是选择多了，心有所惑，又迟迟难以决断。

甚至这种矛盾会集中于一个字上，譬如“怂”。早前，我对“怂”字的释义非常困惑：从心所欲怎么会怂呢？后来慢慢地明白这个字应该倒着来理解——“怂”字言说的不是“从心”而是“心从”，心从了，不再有抗争，人也就怂了。

而要消除这种矛盾感，一个人的心里不能只有自己。一个人的心里若是只有自己，便好似井中的蛙、墙角的“你孤芳自赏时，天地便小了”，这无疑是人生的大忌。

一个人的心里也不能总是忽上忽下，心神不定，便会忐忑不安。当然也不能没心没肺，无论过去之事重要或

是不重要，统统都给丢了、忘了，余生便会少很多回味。

一个人的心里应该记着每件事情的发展脉络与因果，因为只有知道今天的一切从何而来又因何而来，才会懂得感恩。同样，一个人的心中明辨是非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才会愈发明白“人应该心存悲悯”的道理。

其实，不管哪一个词，不管偏旁里是否有“心”字，都是人所创造的，寄寓了人的思想，呈现了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某种映射。读懂了它，也就读懂了这个世界。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都与“心”有关。心怎么想，世界便怎么样。

白洋淀上的打苇人

□ 高会

早晨的风寒凉刺骨，白洋淀上的打苇人已开启了一天的劳作。白洋淀素有“一淀芦苇一淀金”的说法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芦苇是白洋淀人重要的经济来源，用来织席打箔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拥有了芦苇就拥有了财富，所以在我小时候，生活在旱区的人特别羡慕我们水乡人的生活。

当时的湖面上，芦苇黄芦花白，蓝天与碧水交相辉映，广袤的白洋淀呈现多姿多彩的景象。当你走进她，没有冬季荒芜的伤感，反而有一种亲切和欢快的意境。每一片苇田中都发出“咔嚓咔嚓刷刷啦啦”的声响，那是打苇人演奏的乐章。他们沐浴在飞扬的芦花中，成为最具活力最有魅力的所在。

打苇是需要技术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露出水面的苇田里的苇子是最好的打，只需穿胶皮靴，拿镰割就可以了，然后在地上打捆装船。需要小心，苇茬扎到靴子，那样脚会受到冰冷的泥浆侵袭，严重的还会伤到脚，要忍受刺扎的疼痛。最需要技术的是在船上打苇。一是小船不稳，用镰的

方向和力度不好把控；二是苇田在水面下二三尺深的地方，只有半截苇露出水面，看不清水下状况。镰头要延伸到镰柄所能达到的最远处，并且够到苇身最低处，紧挨苇田下镰，要最大限度保障苇子的完整和苇丛的整齐，很是不易。

一只只小船顺着河道驶来，停靠在紧挨苇田的地方，一根粗大的棍子穿过船头铁圈，楔进湖底深处，成固定桩。每条船上两个人，那天父亲与邻居大伯同乘一船，只见父亲挥动一丈五的长镰沿苇丛边缘伸向根部，由远及近地割，一抡又一抡，节奏感十足，荡出的波纹随着父亲割苇的动作发生变化，时而大而时小，时而急促时而舒缓。一排排芦苇齐刷刷地扑向站立着的苇丛。大伯负责捆苇个儿，他用长柄杈子把割倒的芦苇接过来，让它们顺从地整齐地平躺在船上。苇英不安分地摇晃着脑袋，向同一个方向抛撒着洁白的芦花。然后大伯把这些芦苇接到一起，抽出几根茎秆偏绿的苇子打结。因为这样的苇子没有成熟，质量不好，只可

以用来烧柴，但质地柔软，用它来捆个儿，是最合适的选择。接着他抱起苇个儿搬到船尾。大伯和父亲动作娴熟，一气呵成，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当其他船还没有几个苇个儿上船，他们的船上已经隆起一座小苇山。

后来我问父亲，在船上打苇晃晃悠悠地那么不容易，为什么不等冰冻结实了再打。我想冰面上割就容易多了，运送也不用船，只需把苇个儿放到拖床上划着就到家了。拖床是我们这一种冰上交通工具。一对铁制的冰刀嵌在木板下，木板大概有五尺长一米宽，木板上铺着苇箔，可以载人，也可以运货。撑床人手握木杖站在床尾，掌握速度和方向，木杖一头有铁质的尖钩。行驶时尖钩猛戳冰面，快速滑行。父亲说：“那样冰面下的苇就割不到喽，长苇变成短苇喽，好苇变成劣苇喽！”

当他俩撑着小船，行驶在回家的河道上的时候，已经是夕阳西下。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都是满载芦苇的小船，和奋力撑船的晚归人。